出三藏記集序巻第八　肆　樸

釋僧祐撰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経抄序第一　道安法師
大品経序第二　長安叡法師
大品注経序第三　大梁皇帝
小品経序第四　長安叡法師
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第五　支道林作
正法華記第六　出経後記
正法華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法華宗要序第八　慧觀法師
法華経後序第九　長安叡法師
持心経後記第十　出経後記
思益経序第十一　長安叡法師
維摩詰経序第十二　僧肇法師
合維摩詰経序第十三　敏度法師
毗摩羅詰提経義疏序第十四　長安叡法師
自在王経後序第十五　長安叡法師
大涅槃経序第十六　涼州朗法師
大涅槃経記序第十七　未詳作者
六巻泥洹経記第十八　出経後記
二十巻泥洹経記第十九　出智猛傳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経抄序第一　道安法師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経歳常再遍及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恒歳二未敢墮息然每至滞句首尾隠沒釋

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経抄序第一 道安法師

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経歳常
再遍及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恒歳二
未敢墮息然每至滯句首尾隱沒釋
卷深思恨不見護公叉羅等會建元
十八年正車師前部王名弥第来朝
其國師字鳩摩羅跋提獻胡大品一
部四百二牒言二十千失盧失盧三
十二字胡人數経法也即審數之凡
十七千二百六十首盧殘二十七字
都并五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五字
天竺沙門曇摩蜱執本佛護為譯對
而檢之慧進筆受與放光光讃同者
無所更出也其二経譯人所漏者隨
其失處稱而正焉其義 異不知
孰是者輙併而兩存之往往為
訓其下凡四卷其一紙二異者出别
為一卷合五卷也譯胡為秦有五
失本也一者胡語盡倒而使從秦一
失本也二者胡経尚質秦人好文傳
可衆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
胡経委悉至於嘆詠丁寧反覆或三
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
者胡有義記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
无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
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

者胡有義記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
无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
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
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
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
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
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
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
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
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
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
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
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
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
正當以不聞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
復嫌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
也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胡本難
繫者也叉羅支越斲鑿之巧者也巧
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若夫以
詩為煩重以書尚為質朴而刪令合今
則馬鄭所深恨者也近出此撮欲使
不雜推經言旨唯懼失實也其有方
言古辭自為解其下也於常首尾相
違句不通者則冥如合符厭如復折
乃見前人之深謀欣通外域之嘉會
也於九十章蕩然無措疑處毫芒之
間泯然無微疑已矣乎

違句不通者則冥如合符獻如復折
乃見前人之深謀欣通外域之嘉會
也於九十章蕩然無措疑處毫芒之
間泯然無微疹巳矣乎
南摸一切佛過去未來現在佛如諸
法明天生礼般若辭也明智也外國礼有四種一劉耶二波羅南三婆南四南摸南
摸屈體也此跪此四拜拜佛外道國主父母通拜耳礼父母云南摸薩迦薩迦供養也
摩訶大也鉢羅若智也波羅度也蜜無極經抄
天竺經元前題前題皆去吉法吉法音是也道安為此首目題也

大品經序第二　長安釋僧叡

摩訶般若波羅蜜者出八地之由路
登十階之龍津也夫淵府不足以盡
其深美故寄大以目之水鏡未可以
喻其澄朗故假慧以稱之造盡不足
以得其崖極故借度以明之然則功
託有無度名所以立照本靜末慧目
以之生曠兼無外大稱由以起斯三
名者雖義涉有流而詣得非心跡寄
有用而功實非待非心故以不住為
宗非待故以无照為本本以無照則
凝知於化始宗以非心則忘功於行
地故啓章玄門以不住為始妙歸三
慧以無得為終假号照其真應行顯
其明無生冲其用功德旛其深大明
要終以驗始漚和即始以悟終蕩蕩焉
真可謂大業者之通塗畢佛乘者之
要軌也夫寶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廣

其明無生不[illegible]其用功[illegible]於其[illegible]
要終以驗始涵和即始以悟終蕩蕩焉
[illegible]
真可謂大業者之通途畢佛乘者之
要軌也夫寶重故防深功高故校廣
嘱累之所以慇懃功德之所以屢增
良有以也而経来茲土乃以秦言譯
之典摸乎於殊制名實喪於不謹致
使求之弥至而失之弥遠頓轡重關
而窮路轉廣不遇渕匠殆將墜矣亡
師安和上鑿荒塗以開轍標玄指於
性空落乎蹤而直達殆不以謬文為
閡也亹亹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
究摩羅什法師慧心夙悟超拔特詣
天魔干而不能迴渕識難而不能屈
扇龍樹之遺風振慧響於此世秦王
感其来儀時運開其凝滯以弘始三
年歲次星紀冬十二月二十日至長
安秦王抧其虛關匠伯陶其渕致虛
關既闡乃正此文言渕致既宣而出
其釋論渭濱流祇洹之化西明啓如
来之心逍遙集德義之僧京城溢道
詠之音末法中興將始於此乎予既
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誠屬當譯任
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
之誨則憂懼交懷惕焉若厲雖復履
薄臨深未足諭也幸冥宗匠通鑒文
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敬

執筆之際三惟亡師五失及三不易
之誨則憂懼交懐惕焉若厲雖復履
薄臨深未足諭也幸冀宗匠通鑒文
雖左右而旨不違中遂謹受案譯敢
當此任以弘始五年歲在癸卯四月
二十三日於京城之北逍遥園中出
此経法師手執胡本口宣秦言兩釋
異音交辯文旨秦王躬攬舊経驗其
得失諮其通途坦其宗致與諸宿舊
義業沙門釋慧恭僧䂮僧遷寶度慧
精法欽道流僧叡道恢道㮣道恒道
悰等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
然後書之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
盡校正撿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
訖文雖粗定以釋論撿之猶多不盡
是以隨出其論隨而正之釋論既訖
尒乃文定定之未已有寫而傳者
又有以意增損私以般若波羅蜜為
題者致使文言舛錯前後不同良由
後生虛己懐薄信我情篤故也胡本
唯序品阿鞞跋致品魔事品有名餘者
直第其事數而已法師以名非佛制
唯存序品略其二目其事數之名與
舊不同者皆是法師以義正之者也
如陰入持等名與義乖故隨義改之
陰為衆入為處持為性解脫為背捨
除入為勝處意止為念處意斷為正

舊不同者皆是法師以義正之者也
如陰入持等名與義乖故隨義改之
陰為衆入為處持為性解脫為背捨
陰入為勝處意止為念處意斷為正
勤覺意為菩提直行為聖道諸如此
比改之甚衆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
秦名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即
而書之是以異名斌然胡音殆半斯
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幸冀
遵實崇本之賢推而體之不以文樸
見咎煩異見慎也

注解大品序第三　大梁皇帝

機事未形六畫得其悔吝文象既運
九章測其盈虛斯則鬼神不能隱其
情狀陰陽不能適其變通至如摩訶
般若波羅蜜者洞達无底虛豁无邊心
行處滅言語道斷不可以數術求不
可以意識知非三明所能照非四辯
所能論此乃菩薩之正行道場之直
路還源之真法出要之上首本來不
然畢竟空寂寄大不能顯其博名慧
不能庚其用假度不能機其通借岸
不能窮其實若談一相事絕百非補
處默然等覺息行始迺可謂無德而
稱以無名相作名相說導涉求之意
開新發之眼故有般若之字彼岸之
[illegible]

處默然等覺息行始迺可謂無德而
稱以無名相作名相說導涉求之意
開新發之眼故有般若之字彼岸之
号頃者學徒罕有尊重或時聞聽不
得経味帝釋誠言信而有徵此實賢
衆之百慮菩薩之魔事故唱愈高和
愈寡知愈希道愈貴致使正経沉匱
於世寔由虛巳情少懐疑者多虛巳
少則是我之見深懐疑多則横搆之
慮繁然則雖繁慮紛紜不出四種一
謂此経非是究竟多引涅槃以為碩
訣二謂此経未是會三咸誦法華以
為盛難三謂此経三乘通教所說般
若即聲聞法四謂此経是階級行於
漸教中第二時說舊義如斯迺无是
非較略四意粗言所懐涅槃是顯其
果徳般若是明其因行顯果則以常
住佛性為本明因則以無生中道為
宗以世諦言說是涅槃是般若以第
一義諦言說豈可復得談其優劣法
華會三以歸一則三遣而一存一存
三而不三則三遣而一亡然无法之可
得故以无生為乘體無生絶於戲論
音何三之可會所謂百華異色共成
一陰万法殊相同入般若言三乘通

得故以无生為乘體無生絶於戲論
音何三之可會所謂百華異色共成
一陰万法殊相同入般若言三乘通
教多執二文今復開五意以增所疑
一聲聞若智若斷皆是菩薩無生法
忍二三乘學道宜聞般若三三乘同
學般若俱成菩提四二乘欲住欲證
不離是忍五羅漢辟支從般若生於
此五義不善分別堅著三乘教同一
門遂令朱紫共色珉玉等價若明察
此說深求經旨連環既解弄丸自息
謂第二時是亦不然人心不同皆如
其面根性差別復過於此非可局以
一教限以五時般若無生非去来相豈
以數量拘寧可以次第求始於道樹
終於雙林初中後時常說智慧復何
可得名為漸教釋論言須菩提聞法
華經中說於佛所作少功德乃至戲
笑漸漸必當作佛又聞阿鞞跋致品
中有退不退又復聞聲聞人皆當作
佛是故今問為畢定為不畢定以此
而言去之弥遠夫學出離非求語言
應定觀道以正宗致三乘不分依何
義說相與無相有如水火二性相違
豈得共貫雖一切聖人以無為法三
乘入空其行各異聲聞以境緣觀觀
生滅空緣覺以因緣觀觀夫生空之等

義説相與無相有如水火二性相違
豈得共貫雖一切聖人以無爲法三
乘入空其行各異聲聞以壞緣觀觀
生滅空緣覺以因緣觀觀法性空菩
薩以無生觀觀畢竟空此則濫涅殊
味涇渭分流非可以口勝非可以力爭
欲及弱喪去斯何適値大寶而不取
遇深經而不求亦何異窮子反走於
宅中獨姥掩目於道上此延或行之
常性迷途之恒心但好龍而觀畫愛
爲而翫跡荊山可爲流慟法水所以
大悲經譬兎馬論喩鹿羣俱以一爲
配成三獸用度河以測境因圜箭以
驗智格得空之淺深量相心之厚薄
懸鏡在前無待耳識離婁既睇豈勞
相者若無不思議之理豈有不思議
之事放瑞光於三千集寄蓮於十方
變金色於大地嚴華臺於虛空奏吉
相之不虛證般若之眞實所以龍樹
道安童壽慧遠或以天權應世或以
殆庶救時莫不伏膺上法如說修行
況於細人可離斯哉此經東漸二百
五十有八歲始於魏甘露五年至自
于闐叔蘭開源弥天導江鳩摩羅什
澍以甘泉三譯五校可謂詳矣龍樹菩
薩著大智論訓解斯經義旨周備此
實如意之寶藏智慧之滄海且其文

于闐叔蘭開源弥天導江鳩摩羅什
澍以甘泉三譯五校可謂詳矣龍樹菩
薩著大智論訓解斯經義旨周備此
實如意之寶藏智慧之滄海但其文
遠曠每怯近情朕以聽覽餘日集名
僧二十人與天保寺法寵等詳其去
取雲根寺慧令等兼以筆功採釋論
以注経本略其多解取其要釋此外
或挌闡河舊義或依先達故語時復
間出以相顯發若章門未開義勢深
重則參懷同事廣其所見使質而不
簡文而不繁庶令學者有過半之思
講般若経者多説五時一往聽受似
有條理重更研求多不相符唯仁王
般若具書名部世既以為疑経今則
置而不論僧叡小品序云斯経正文
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之説多有
十万偈少者六百偈略出四種而不
列名釋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光
讃放光道行止舉三名復不滿四此
土別有一巻謂為金剛般若欲以配
數可得為五既不具得経名復不悉
時之前後若以臆斷易致譏嫌此非
議要請俟多聞今注大品自有五段
非彼所言五時般若勸説以不住標其
始命説以无教通其道願説以无得
顯其行言説以甚深美其去實説以

議要請俟多聞今注大品自有五段
非彼所言五時般若勸說以不住摽其
始命說以无教通其道顧說以无得
顯其行信說以甚深美其法廣說以
不盡要其終中品所以累教末章所
以三屬義備後釋不復詳言設遍時
曠正教處無法名猶且苦辛草澤經
歷嶮遠趣心遏聽尉意希奐巽遲玄
應想像空聲輕生以重半偈賣身以
尊一言甘瀝血而不疑情欣出髓而
無吝況復龍宮神珠寶臺金牒難得
之貨難聞之法遍布塔寺充牣目前
豈可不伏心受持虔懷鑚仰使佛種
相續菩提不斷知恩反復更無他道
方以雪山足以香城寧得同日語其
優劣率書所得懼增来過明達後進
幸係法行

小品經序第四　　釋僧叡作

般若波羅蜜經者窮理盡性之格言
菩薩成佛之弘軌也軌不弘則不足
以冥群異指其歸性不盡則物何以
登道揚成正覺正覺之所以成群異
之所以一何莫由斯道也是以異教懇
懃三撫以之頻發功德疊校九增以
之屢至如問相摽玄而玄其玄幻品
忌寄而忘其忌道行坦其津難問窮

慧三撫以之獎餘以從屬挨大埈以
之屢至如問相摽玄而玄其玄幻品
忌寄而忘其忌道行坦其津難問窮
其原隨喜忘趣以要終照明不化以
即玄章雖三十貫之者道言雖十万
倍之者行行凝然後無生道足然後
補處及此而變一切智也法華鏡本
以凝照般若冥末以解懸解懸理趣
菩薩道也凝照鏡本告其終也終而
不泯則歸途扶疏有三實之跡權應
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惑趣之異是以
法華般若相待以期終方便實化冥
一以俠盡論其窮理盡性夷明万行
則實不如照取其大明真化解本無
三則照不如實是故歎深則般若之
功重美實則法華之用微此經之尊
三撫三囑未足惑也有秦太子者寓
跡儲宮擬韻區外翫味斯經夢想增
至准悟大品深知譯者之失會聞究
摩羅法師神授其文真本猶存以弘
始十年二月六日請令出之至四月三
十日校正都訖考之舊譯真若荒田
之稼芸過其半未詎多也斯經正文
凡有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
也其多者云有十万偈少者六百偈
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
之言復何必計其多少議其煩簡耶

凡有四種是佛與時適化廣略之説
也其多者云有十万偈少者六百偈
此之大品乃是天竺之中品也隨宜
之言復何必計其多少議其煩簡耶
胡文雅質按本譯之於麗不足樸正
有餘矣幸與文悟之賢略其華覈
其實也

大小品對比要抄序第五　支道林作

夫般若波羅蜜者衆妙之淵府群智
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其
為經也至无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
物於物故能齊於物无智於智故能
運於智是故夷三脱於重玄齊万物
於空同明諸佛之始盡群靈之本无
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径路何者耶
賴其至无故能為用夫无也者豈能
无哉无不能自无理亦不能為理理
不能為理則理非理矣无不能自无
則無非无矣是故妙階則非階无生
則非生妙由乎不妙无生由乎生是
以十住之稱興乎未足定号般若之
智生乎教迹之名是故言之則名生
設教則智存智存於物實无迹也名
生於彼理無言也何則至理冥壑歸
乎无名无名无始道之體也无可不
可者聖之慎也苟慎理以應動則不
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宜暢所以言

生於彼理無言也何則至理冥壑歸
乎无名无名无始道之體也无可不
可者聖之慎也苟慎理以應動則不
得不寄言宜明所以寄且暢所以言
理冥則言廢忘覺則智全若存无以
求寂希智以忘心智不足以盡无寂
不足以冥神何則故有存於所存有
無於所无存乎存者非其存也希乎
无者非其无也何則徒知无之為无
莫知所以无知存之為存莫知所以
存希无以忘无故非无之所无寄存
以忘存故非存之所存莫若无其所
以无忘其所以存忘其所以存則无
存於所存遣其所以无則忘无於所
无忘无故妙存妙存故盡无盡无則
忘玄忘玄故无心然後二迹无寄无
有冥盡是以諸佛因般若之无始明
万物之自然衆生之喪道溺精神乎
欲渕悟羣俗以妙道漸積損至无設
玄德以廣教守谷神以存虛齊衆首
於玄同還羣靈乎本无蓋聞出小品
者道士也常遊外域歲數悠曩未見
典載而不詳其姓名矣嘗聞先學共
傳云佛去世後從大品之中抄出小
品世傳其人唯目之以淳德驗之以
事應明其至到而已亦莫測其由也
夫至人也攬通羣妙凝神玄冥虛靈

傳去佛去世後挍大品之中抄出小
品世傳其人唯目之以淳德驗之以
事應明其至到而已亦莫測其由也
夫至人也攬通羣妙凝神玄冥虛靈
響應感通无方建同德以接化設玄
教以悟神述往迹以搜滯演成規以啓
源或因變以求通事濟而化息適任
以全分分足則教廢故理非乎變變
非乎理教非乎體體非乎教故千變
万化莫非理外何神動哉以之不動
故應變无窮无窮之變非聖在物物
變非聖聖未始於變故教遺興乎變
理滯生乎擁接應存物理致同乎歸
而辭數異乎本事脩乎不同不同之
功由之万品神悟遲速莫不緣分分
闇則功重言積而後悟質明則神朗
觸理則玄暢輕之與重未始非分是
以聖人之為教不以功重而廢分分
易而存輕故羣品所以悟分功所以
成必須重以運通因其宜以接分此為
悟者之功重非聖教之有煩令統所
以約教功所以全必待統以適任約文
以領玄領玄則易通因任則易從而
物未悟二本之不異統致同乎宗便
以言數為大小源流為精麁文約謂之
小文繁謂之大順常之為通因變之
為辯守數之為得領統之為失而彼

物未悟二本之不異統致同乎宗便
以言數為大小源流為精麁文約謂之
小文夥謂之大順常之為通因變之
為澼守數之為得領統之為失而彼
持文之徒羈見束教頂著阿鈴神遺
分淺才不經宗儒墨大道域定聖人
應文句詰教難攡謂崇要為達諒領
統為傷宗須徵驗以明實效應則疑
伏是以至人順羣情以徵理取驗乎
滯泊明小品之體本塞羣疑幽滯因
物之徵驗故示驗以應之令不可以
趣徵於一驗目之為淳德效喪於事
實謂之為常人而未達神化之權統
玄應於將来暢濟功於殊塗運無
方之一致而察殊軌為異統觀寄化
為進理位大寶為欣王聚濟貨為欲
始徒知至聖之為教而莫知所以教
是以聖人標域三才玄定万品教非
一塗應物万方或損教違无寄通適
會或抱一御有繫文明宗崇聖典為
之軌則夫體道盡神者不可詰之以
言教遊无蹈虛者不可求之於形器
是以至人於物遂通而已明乎小大
之不異暢玄標之有寄因順物宜不
拘小成或以大品辭茂事廣喻引宗
奧雖窮理有外終於玄同然其明宗
究一會致不異斯亦大聖之時教百

之不異暢玄標之有寄因順物宜不
拘小大或以大品辭茂事廣喻引宏
奧雖窮理有外終於玄同然其明宗
統一會致不異斯亦大聖之時教百
姓之分致苟以分致之不同亦何能
求簡於聖哉若以簡不由聖豈不寄
言於百姓夫以万聲鍾響響一以持
之万物感聖聖亦寂以應之是以聲一
非乎響言非乎聖明矣且神以知來
夫知來者莫非其神也機動則神明
神朗則逆鑒明夫來往常在鑒內是
故至人鑒將來之希纂明才致之不
並簡教迹以崇順擬羣智之分向闚
之者易統知希之者易行而大品言
數豈具辭領富溢問對衍奧而理統
宏邃雖玄宗易究而詳事難備是以
明夫為學之徒須尋迹首闚其所往
究攬宗致標定興盡然後悟其所滯
統其玄領或須練綜群問明其酬對
探幽研賾盡其妙致或以教衆數溢
諷讚難究欲為寫崇供養力致无階
諸如此例群仰分狭闕者絕希是故
出小品者衆引王統簡領羣目筌域
事數標判由宗以為小品而辭喻清
約運首疊亹然其往往明宗而標其
會致使宏統有所於理无損自非至

事數摽判由宗以為小品而覈肴清
約運首疊亹然其往往明宗而摽其
會致使宏統有所於理无損自非至
精孰其明矣又察其津塗尋其妙會
攬始源終研極奧旨領大品之王摽
備小品之玄致𪍿𪍿焉攬津乎玄味
精矣盡矣无以加矣斯人也將神王
於冥津羣形於万物量不可測矣宜
求之於筌表寄之於玄外惟昔聞之
曰夫大小品者出於本品本品之文
有六十万言今遊天竺未適於晉今
此二抄亦興於于大本出者不同也
而小品出之在先然斯二經雖同出
於本品而時往有不同者或小品之
所具大品所不載大品之所備小品
之所闕所以然者或以二者之事同
乎相以為頼明其本一故不並矣而
小品至略玄總亭要舉宗大品雖辭
致婉巧而不喪本歸至於說者或以
專句推事而不尋況旨或多以意裁
不依經本故使文流相背義致同乖
羣儀偏供喪其玄旨或失其引統錯
徵其事巧辭辯偽以為經體雖文藻
清逸而理統乖宗是以先哲出經以
胡為本小品雖抄以大為宗推胡可
以明理徵大可以檢小若苟任胸懷之

淸遂而理統要宗是以先哲出經以
胡為本小品雖抄以大為宗推胡可

以明理徹大可以檢小若苟任𡨋懷之
所得皆聖教之本旨從常於新聲苟
競於異常異常未足以徹本新聲不
可以經宗而遺異常之為談而莫知
傷本之為至傷本則失統失統則理
滯理滯則惑殆若以殆而不思其源
困而不尋其本斯則外不關於師資
內不由於分得豈非仰資於有知自
塞於所尋困蒙於所滯自窮於所通
進不闇常退不研新說不依本理不
經宗而忽詠先舊毀訾古人非所以
為學輔其自然者哉夫物之資生靡
不有宗事之所由莫不有本宗之與
本万理之源矣本喪則理絕根朽則
枝傾此自然之數也未始不然矣於
斯也徒有天然之才剬識邁世而未
見大品攬其源流明其理統而欲寄
懐小品率意造義欲奇其分得摽頭
目然希邈常流徒尚名賓而竭其才
思玄格聖言趣悅群情而乖本違宗
豈相望乎大品也哉如其不悟將恐
遂其所惑以罔後生是故推考異同
驗其虛實尋流窮源各有歸趣而小

品引宗時有諸異或辭例事同而不

遂其所惑以內後生是故推考異同
驗其虛實尋流窮源各有歸趣而小
品引宗時有諸異或辭例事同而不
乖旨歸或取其初要廢其後致或筌
次事宗例其首尾或散也羣品略撮
玄要時有此事乖于不同又大品事
數其衆而辭曠浩衍本欲推求本宗
明驗事旨而用思甚多勞審功又寡
且稽驗廢事不覆速急是故余今所
以例玄事以騈比標二品以相對明彼
此之所在辯大小之有先雖理或非
深與而事對之不同故采其所究精
麁並兼研盡事迹使驗之有由故尋
源以求實趣定於理宗是以考大品
之宏致驗小品之總要搜玄没之所
存求同異之所寄有在尋之有軌
尒乃也貫綜首尾推步玄領究其滕
結辯其凝滯使文不違旨理無負宗
搜驗有寄辯不失微且於希詠之徒
浪神遊宗陶冶玄妙肆推尋源流關虛
考實不亦夷易乎若其域乖體極對
非理標或其所寄者願俟將來摩訶
薩之為研盡備其未詳也

正法華經記第六　　出經後記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燉煌月支菩薩
沙門法護手執胡經口宣出正法華

正法華經記第六　出經後記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燉煌月支菩薩
沙門法護手執胡經口宣出正法華
經二十七品授優婆塞聶承遠張仕
明張仲政共筆受竺德成竺文盛嚴
威伯續文承趙叔初張文龍陳長玄
等共勸助歡喜九月二日訖天竺沙
門竺力龜茲居士帛元信共參校元
年二月六日重覆又元康元年長安
孫伯虎以四月十五日寫素解

正法華經後記第七　未詳作者
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
律於洛陽寫正法華品竟時與清戒
界節優婆塞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
長文等手執經本詣白馬寺對與法
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以九月本齋
十四日於東牛寺中施檀大會講誦
此經竟日盡夜無不咸歡重已校定

法華宗要序第八　釋慧觀
夫本際冥湛則神根凝一涉動離淳
則精麤異陳於是心轡競策塵想諍
馳翳有淺深則昏明殊鏡是以從初
得佛暨于此經始應物開津故三乘
別流別流非真則終期有會會必同
源故其乘唯一唯一無上故謂之妙
法頌曰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
間最無有上夫妙不可明必擬之有

別流非眞則終其有會會必同
源故其乘唯一唯一無上故謂之妙
法頌曰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

間寂無有上夫妙不可明必擬之有
像像之美者蓮華為上蓮華之秀
分陁利為寂妙万法而為言故喻之
分陁利其為經也明發曚不可以語
極釋權應之所由御終不可以秘深
則開實以顯宗致權應既彰則局心自
廢宗致既顯則真悟自生故能令万
流合注三乘同往同往之三會而為
一乘之始也覺慧成滿乘之盛也滅
景澄神乘之終也雖以万法為乘然
統之有主舉其宗要則慧収其名故
經以真慧為體妙一為稱是以釋迦
玄音始發讚佛智甚深多寶稱善
歎平等大慧頌曰為說佛慧故諸佛
出世間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然
則佛慧乃一之正實乘之體成妙之
至足華之開秀者也雖寄華宣微而
道玄像表稱之曰妙而體絕精麁頌
曰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二乘所
以自慮補處所以絕塵唯佛與佛乃
能究焉故恒沙如來感希聲以靈萃
已逝之聖振餘靈而現證信佛法之

奥區窮神之妙境其此經之謂乎此
經之謂斯觀必習歸一之言長味會

能究焉故恒沙如來咸僉瞽以靈萃
已逝之聖振餘靈而現證信佛法之
奧區窮神之妙境其此經之謂乎此
經之謂乎觀少習歸一之言長味會
通之要然緬思愈勤而幽旨弥潛未
嘗不面靈鷲以遐想臨詞句而增懷
諒由枝說差其本謬文乖其正也有
外國法師鳩摩羅什超爽儁邁奇悟
天拔量與海深辯流玉散繼釋蹤以
嗣軌秉神火以霜燭紐頹綱於將絕
拯漂溺於已淪燿此慧燈來光斯境
秦弘始八年夏於長安大寺集四方
義學沙門二千餘人更出斯經與衆
詳究什自手執胡經口譯秦語曲從
方言而趣不乖本即文之益亦已過
半雖復霄雲披翳陽景俱暉未足喻
也什猶謂語現而理沉事近而旨遠
又釋言表之隱以應探賾之求雖宜
扇未開固已得其門矣夫上善等潤
靈液尚均是以仰感囑累俯慨未同
故採述旨要流布未聞庶法輪遐軫
往所未往十方同悟究暢一乘故序
之云尒

法華經後序第九　　僧叡法師

法華經者諸佛之秘藏衆經之實體
也以華為名者照其本也稱分陁利

法華經後序第九

僧叡法師

法華經者諸佛之秘藏衆經之實體
也以華為名者照其本也稱分陁利
者美其盛也所興既玄其旨甚婉自
非達識傳之罕有得其門者夫百卉
藥木之英物實之本也八万四千法
藏者道果之原也故以喻華諸華之
中蓮華最勝華而未敷名屈摩羅敷
而將落名迦摩羅處中盛時名分陁
利未敷喻二道將落辟涅洹榮曜獨足
以喻斯典至如般若諸經深無不極
故道者以之而歸大無不該故乘者
以之而濟然其大略皆以適化為大
應務之門不得不以善權為用權之
為化悟物雖弘於實體不足皆屬法
華固其宜矣尋其幽旨恢廓宏邃所
該甚遠豈徒說實歸本畢定殊塗而
已耶乃實大明覺理囊括古今云佛
壽無量永劫未足以明其久也分身
无數万形不足以異其體也然則壽
量定其非數分身明其无實普賢顯
其无成多寶照其不滅夫邁玄古以
期今則万世同一日即百化以悟玄
則千塗无異轍夫如是者則生生未
足以期存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尋
幽宗以絕往則喪功於本無控心轡

則千塗无異轍夫如是者則生生未
足以期存永寂亦未可言其滅矣尋
幽宗以絶往則喪功於本無控心轡
於三昧則忌期於二地經流茲土雖
復垂及百年譯者昧其虛津靈關莫
之或啓談者爭其准格幽蹟罕得而
履徒復搜研皓首並未有窺其門者
秦司隸校尉左將軍安城侯姚嵩擬
韻玄門宅心世表注誠斯典信詣弥
至每思尋其文深識譯者之失既遇
究摩羅法師為之傳寫指其大歸眞
若披重霄而高蹈登崐崘而俯眄矣
于時聽受領悟之僧八百餘人皆是
諸方英秀一時之傑也是歲弘始八
年歲次鶉火

持心經記第十　出經後記

持心經太康七年三月十日燉煌開
士竺法護在長安說出梵文授承遠

思益經序第十一　釋僧叡法師

此經天竺正音名毗絶沙真諦是他
方梵天殊特妙意菩薩之号也詳聽
什公傳譯其名幡覆展轉意似未盡
良由未備秦言名實之變故也察其
語意會其名旨當是持意非思益也
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

超絶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

語意會其名旨當是持意非思益也
直以未喻持義遂用益耳其言益者

超絕殊異妙拔之稱也思者進業高
勝自強不息之名也舊名持心最得
其實又其義旨舊名等御諸法梵天
坦其津塗世尊照其所明普華揚其
非心文殊泯以無生落落焉真可謂
法輪再轉於閻浮法鼓重聲於宇內
甘露流津於季末靈液沾潤於遐裔
者矣而恭明前譯頗麗其辭迷其旨
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豔
雖復研尋弥稔而幽旨莫啓幸遇究
摩羅什法師於關右既得更譯梵音
正文言於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大
歸於句下于時諮悟之僧二千餘人
大齊法集之衆欣務難遭之慶近是
講肆之来未有其比于時予與道恒
謬當傳寫之任輙復疏其言記其事以
貽後来之賢豈期必勝其辭必盡其
意耶庶以所錄之言粗可髣髴其心耳
不同時事之賢儻欲全見其高座所
說之旨故具載之于文不自加其意也

維摩詰經序第十二　釋僧肇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
妙絕之稱也其旨淵玄非言像所測

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超群數之表
絕有心之境眇莽無為而無不為罔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
妙絶之稱也其旨淵玄非言像所測
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超群數之表
絶有心之境妙莽无為而无不為罔
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何則
夫聖智無知而万品俱照法身无
像而殊形並應至韻无言而玄籍弥
布冥權无謀而動與事會故能統濟
群方開物成務利現天下於我無為
而惑者覩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
謂之身覿玄籍便謂之言見變動便
謂之權夫道之極者豈可以形言權
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羣生長寢非言
莫曉道不孤運弘之由人是以如来
命文殊於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
毗耶共弘斯道此經所明統万行則
以權智為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為根
濟矇惑則以慈悲為首語宗極則以
不二為言凡此衆說皆不思議之本也
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
室包乹像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難
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
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
命侍者標以為名焉大秦天王儁神
超世玄心獨悟弘至治於万機之上
揚道化於千載之下每尋翫茲典以

命侍者撰以為名題大秦天王儁神
超世玄心獨悟弘至治於万機之上
揚道化於千載之下每尋翫茲典以
為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
文常懼玄宗墜於譯人北天之運運
通有在也以弘始八年歲次鶉火命
大將軍常山公左將軍安城侯與
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常安大寺請
維什法師重譯正本什以高世之量
冥心真境既盡環中又善方言時手
執胡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
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其文約而詣
其旨婉而彰微遠之言於茲顯然余
以闇短時豫聽次雖思乏參玄然麁
得文意輙順所聞而為注解略記成
言述而無作庶將来君子異世同聞焉

合維摩詰經序第十三　支敏度作

蓋維摩詰經者先哲之格言弥道之
宏標也其文微而婉厥旨幽而遠可
謂唱高和寡故舉世罕攬然斯經梵
本出自維耶離在昔漢興始流茲土
于時有優婆塞支恭明逮及於晉有
法護叔蘭此三賢者並博綜稽古研
機極玄殊方異音兼通關解先後譯
傳別為三經同本人殊出異或辭句
出入先後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
異或方言訓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

機極玄殊方異音兼通闇解先後譯
傳別為三經同本人殊出異或辭句
出入先後不同或有无離合多少各
異或方言訓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
越其趣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之
間若此之比其塗非一若其偏執一
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
難究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明所出
為本以蘭所出為子分章斷句使事
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下讀彼案
此足以釋乖迂之勞易則易知矣若
能參考校異極數通變則万流同歸
百慮一至庶可以闡大通於未寤闔
同異於均致若其配不相疇儻失其
類者俟後明喆君子刊之從正

毗摩羅詰堤經義疏序第十四　僧叡法師

此經以毗摩詰所說為名者尊其人
重其法也五百應真之所稱述一切
菩薩之所嘆伏文殊師利對揚之所
明答普現色身之要言皆其說也借
座於燈王致飯於香積接大眾於右
掌內妙樂於忍界阿難之所絕塵皆
其不可思議也高格邁於十地故彌
勒屈之而虛己崇墉超於學境故文
殊已還並未有闚其庭者法言恢廓
指玄門以忘期觀品夷照揔化本以
冥想落落焉聲法鼓於維耶而十方

勒屈之而虛已崇墉超於學境故文
殊已還並未有闚其庭者法言恢廓
指玄門以忘期觀品夷照揔化本以
冥想落落焉聲法鼓於維耶而十方
世界无不悟其希音恢恢焉感諸佛
於一室而恒沙正覺無不應其虛求
予始發心啓矇於此諷詠研求以為喉
衿稟玄指於先匠亦復未識其絶往
之通塞也既蒙究摩羅法師正玄文
摘幽指始悟前譯之傷本謬文之乖
趣耳至如以不來相為辱來不見相
為相見未緣法為始神緣合法為止
心諸如此比無品不有無章不尒然
後知邊情險陂難可以參契真言廁
懷玄悟矣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已
来雖曰講肆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
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
實然鑪冶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
可尋非尋之不得也何以知之此土
先出諸經於識神性空明言處少存
神之文其處其多中百二論文未及
此又無通鑒誰與正之先匠所以輟
章遐慨思決言於弥勒者良存此也
自提婆已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来
者於今始聞宏宗高唱敢豫悕味之
流無不竭其聰而任其心然領受之
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般若朗

自提婆已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來
者於今始聞宏宗高唱敢豫悕味之
流無不竭其聰而佳其心然領受之
用易存憶識之功難掌自非般若朗
其聞慧總持銘其思府焉能使機過
而不遺神會而不昧者哉故因紙墨
以記其文外之言借衆聽以集其成
事之說煩而不簡者遺其事也質而
不麗者重其意也其指微而婉其辭
博而晦自非筆受胡可勝哉是以即
於講次疏以為記冀通方之賢不咎
其煩而不要也

自在王經後序第十五　　僧叡法師

此經以菩薩名號為題者蓋是思益
無盡意密迹諸經之流也以其圓用
無方故名自在在勢無與等故稱為王
標準宏廓固非思之所及幽音玄凝
尋者莫之髣髴此土先出方等諸經
皆是菩薩道行之式也般若指其靈
標勇伏明其必制法華泯一衆流大
哀旌其拯濟雖各有其美而未備此
之所載秦大將軍尚書令常山公姚
顯真懷簡到徹悟轉詣聞其名而悅
之考其言而靈衿思弘斯化廣其流
津以為斯文既布使若菩薩常住不
衰聞之士偏執之流不量愚見敢評
大聖之言遂更是非興其諍論

之孝其音而靈於思弥斯化塵其流
津以為斯文既布便若菩薩常住不
京聞之士偏執之流不量愚見敢評
大聖无崖之典遂使是非興於諍論
譏謗生于快心先覺不能返其迷衆
聖莫能移其志方將沉蔽八邪之網
長淪九流之阏不亦哀哉不亦哀哉
天竺沙門曇摩讖者中天竺人婆
羅門種天懷秀拔領鑒明邃機辯清
勝内外兼綜將乘運流化先至燉煌
停止數載大沮渠河西王者至德潛
著建隆王業雖形處万機每思弘大
道為法城塹會開定西憂斯經與讖
自遠而至自非至感先期孰有若茲
之遇哉讖既達此以玄始十年歲次
大梁十月二十三日河西王勸請令譯
讖手執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
鋭而為法覩重臨譯敬情殆无遺隱
搜研本正務存經旨唯恨胡本分離
殘缺未備耳余以庸淺豫遭斯運夙
夜感戢欣遇良深聊試標位叙其宗
格豈謂必然闚其宏要者哉
此經梵本正文三万五千偈於此方
言數減百万言今數出者一万餘偈
如来去世後人不量愚淺抄略此經
去此世奈誠發自大心欣躍不能自
[illegible]

言數減百万言今數出者一万餘偈
如来去世後人不量愚淺抄略此経
去此世奇誠發自大心欣躍不能自
替遂請鳩摩羅法師譯而出之得此
二卷於菩薩希蹤卓犖之事朗然照
列矣是歳卯始九年歳次鶉首

大涅槃経序第十六　涼州釋道朗作

大般涅槃者蓋是法身之玄堂正覺
之實稱衆経之淵鏡万流之宗極其
為體也妙存有物之表周流無窮之
内任運而動見機而赴任運而動則
乘虚照以御物寄言蹄以通化見機
而赴則應万形而為像即羣情而設
教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慮教弥天
下情不在己虧流塵蟻而弗下弥蓋
羣聖而不高功濟万化而不恃明踰
万日而不居渾然與太虚同量泯然
與法性為一夫法性以至極為體至極
則歸于無變所以生滅不能遷其常
生滅不能遷其常故其常不動非樂
不能虧其樂故其樂無窮或我生於
謬想悲我起於因假因假存于名數
故至我越名數而非無越名數而非
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不能
變非淨生於虚淨故真淨水鏡於万
法水鏡於万法故非淨不能渝是以
斯経單章叙常樂我淨為宗義之林

無故能居自在之聖位而非我不能
變非淨生於虛淨故真淨水鏡於万
法水鏡於万法故非淨不能渝是以
斯經卑章叙常樂我淨為宗義之林
開究玄致為涅槃之原用能闡秘藏
於未聞啓靈管以通照拯四重之痼
疽拔無間之疣贊闡秘藏則群識之
情暢審妙我之在己啓靈管則悟玄
光之潛映神珠之在體然四重無間
誹謗方等斯乃衆患之痹痡創疣之
甚者故大涅槃以无創疣為義名斯
經以大涅槃為宗目宗目舉則明統
攝於衆妙言約而義備義名立則照
三乘之優劣至極之有在然冥化無
眹妙契无言任之冲境則理不虛運
是以此經開誠言為教本廣衆喻以
會義建護法以涉初覩秘藏以窮原
暢千載之固滯散靈鷲之餘疑至於
理微幽蟠微于微者則諸菩薩知郢
匠之功曠舟舡之濟清難雲搆幡霞
周密由使幽途蕭坦宗歸豁然是故
誦其文而不疲語其義而不惓甘其
味而無足飡其音而不猒始可謂微
言與詠於真丹高韻初唱于赤縣梵
音震響於聾俗真容巨曜於今日而
分作數分隨意增損雜以世語繚使

言與詠於真丹高韻初唱于赤縣梵
音震響於聲俗真容巨曜於今日而

分作數分隨意增損雜以世語緣使
違失本正如乳之投水下章言雖然
猶勝餘経足滿千倍佛涅槃後初四
十年此経於閻浮提宣通流布大明
於世四十年後隱没於地至正法欲
滅餘八十年乃得行世雨大法雨自
是以後尋復隱没至于千載像教
之末雖有此経人情薄淡无心敬信
遂使羣邪競辯曠塞玄路當知遺法
將滅之相

大涅槃経記第十七　未詳作者
此大涅槃経初十卷有五品其胡本
是東方道人智猛從天竺將来暫憩
高昌有天竺沙門曇无讖廣學博見
道俗兼綜遊方觀化先在燉煌河西
王宿植洪業素心冥契契應王公弼
統士衆西定燉煌會遇其人神解悟
識請迎詣州安止内苑遣使高昌取
此胡本命讖譯出此経初分唯有五
品次六品已後其本久在燉煌讖因出
経下際知部黨不足尋訪慕餘殘有
胡道人應期送到此経胡本都二万
五千偈後来胡本想亦近具足但須
来國家懇猥未暇更譯遂少停滯諸
[illegible]

胡道人應期送至山經胡本者一
五千偈後来胡本想亦近具足但須
来國家慇猥未暇更譯遂少停滯諸
可流布者經中大意宗塗悉舉无所
少也今現已有十三品作四十卷為
經文句執筆者一承經師口所譯不
加華飾其經初後所演佛性廣略之
聞耳無相違也每自惟省雖復西垂
深幸此遇遇此大典開解常滞非言
所盡以諸家譯經之致大不允其旨
歸疑謬後生是故竊不辭鄙作徒勞
之舉冀少有補益諸參經師揲尋前
後略舉初五品為私記餘致准之悉
可領也 祐尋此序與朗法師序及驎法傳小小不同未詳孰正故復兩出

六卷泥洹記第十八 出經後記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
精舍優婆塞伽羅先見晉土道人
釋法顯遠遊此土為求法故深感其
人即為寫此大般泥洹經如来秘藏
願令此經流布晉土一切衆生悉成
平等如来法身義㵎十三年十月一
日於謝司空石所立道場寺出此方
等大般泥洹經至十四年正月二日
挍定盡訖禪師佛大跋陀手執胡本
寶雲傳譯于時坐有二百五十人

二十卷泥洹記第十九 出智猛遊外國傳

智猛傳云毗耶離國有大小乘學不

平等如來法身義熙十三年十月一
日於謝司空石所立道場寺出此方
等大般泥洹經至十四年正月二日
校定盡訖禪師佛大跋陁手執胡本
寶雲傳譯于時坐有二百五十人

二十卷泥洹記第十九 出智猛遊外國傳

智猛傳云毗耶離國有大小乘學不
同帝利城次華氏邑有婆羅門氏族
甚多其稟性敏悟歸心大乘博覽衆
典无不通達家有銀塔縱廣八尺高
三丈四龕銀像高三尺餘多有大乘
經種種供養婆羅門問猛言從何來
荅言秦地來又問秦地有大乘學不
即荅皆大乘學其乃驚愕雅歎云希
有將非菩薩往化耶智猛即就其家
得泥洹胡本還於凉州出得二十卷

出三藏記集序卷第八